

# 「我可不是什么大师」

阿巴斯妙答本报记者提问

张艺：你喜欢哪部中国影片？

阿巴斯：我喜欢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他获得戛纳金棕榈的那年，我正好是评委。

张艺：听说你看过的片子不超过50部，却成了电影大师？

阿巴斯：(笑)你从哪儿听来的？我可不是什么大师，但我看的片子确实不多，不知道有没有到50部。原因是我不喜欢进电影院。

张艺：可是一个做电影的不喜欢进电影院实在太奇怪了！

阿巴斯：真的耶！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呀，这是我俩之间的秘密。

张艺：听说您电影在伊朗被禁止播放，只因为您亲了凯瑟琳·德纳芙？

阿巴斯：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以前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宗教方面的原因，今年新总统上台之后情况有所改观，我以后就不怕了(笑)。

张艺：听说《一次别离》的伊朗主演蕾拉也碰到这种情况？(蕾拉因在戛纳红毯上和电影节主席雅各布行吻面礼而被国内保守派批评，蕾拉专门为此写了道歉信)

阿巴斯：我之前还在和雅各布讨论这件事，他开玩笑地跟我说，他和全世界所有电影人都亲吻过，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国家(伊朗)出现了问题，他向所有因此而造成困扰的人道歉。

张艺：一些中国观众不爱看文艺片怎么办？

阿巴斯：很遗憾啊！大家都爱看好莱坞大片，刺激嘛！我建议中国可以先拍些文艺短片，立足于中国文化，反映中国人自己的喜怒哀乐，用这个慢慢培养观众的兴趣。

张艺：《如沐爱河》说的是日本的援交女孩，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材？

阿巴斯：我当时坐在东京闲逛，突然看到一个穿着结婚礼服的女孩子，很白很美。翻译告诉我她是援交女孩，她真的把我迷住了。此后我多次去东京，到一个地点逛，却一直没有遇到她。因为她，我想出了《如沐爱河》的故事。

张艺：这次为什么会叫您一个外国人来拍中国的故事《杭州之恋》？

阿巴斯：我电影里有一些共通的东西，有关人性的东西。不管是什么肤色和语言，人的快乐和痛苦都是一样的。你放心，以后大家看《杭州之恋》的时候，不会觉得这是个伊朗人拍的。

本报记者 张艺

## 伊朗天才电影导演昨现身上海，本报记者独家跟随采访半天，告诉你——

# 一个真实的阿巴斯

◀ 阿巴斯在上海 张艺摄

本报记者 张艺

在戛纳、威尼斯和柏林，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就是一个“神一般的存在”。他行事低调，来去匆匆，不接受任何记者采访。因而昨日在上海银星假日酒店看到阿巴斯的时候，记者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一样。

据随行的央视微电影频道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阿巴斯来华拍片，是威尼斯电影节前主席、现任罗马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牵的线。这部影片名字初定叫《杭州之恋》，将是在伊朗以外的国家拍摄的第三部影片，此前两部分别是法国片《合法副本》以及日本片《如沐爱河》。前两日，阿巴斯在杭州采风。而昨日，他趁着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期间，特意来沪，和上影集团的几位老总碰面，商量合作事宜。昨日，记者跟随这位电影大师在上海采风，近距离接触到了一个真实的电影天才。

### 13:30 自导自演纪录片

眼前的阿巴斯穿着一件深蓝色麻质衬衫，戴一副标志性墨镜，略微灰白的头发，黝黑的皮肤。他不笑的时候，看上去很严肃，很难以接近。可一旦说起话来，露出微笑，他就立刻变成了一个和蔼可亲的普通老头儿。世界导演中有几个著名的“墨镜男”，阿巴斯是比王家卫、尼古拉·温丁·雷弗恩更早、从不在公众面前露出真面目的导演。但他戴墨镜可不是为了扮酷，他告诉记者，自己的左眼因为受过伤而怕光，所以他在晚上也会戴着墨镜。

74岁的阿巴斯腰杆笔直，身手矫健，很有绅士风度。他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体贴地把录音笔往翻译跟前推推；他会在踏上中巴车的时候伸出手，礼貌地说：“lady first (女士优先)”；他会在翻译词汇卡克的时候，用手拍拍她的头表示宽慰；他也会适时地开些小玩笑活跃气氛，然后用上海话对记者说“蛮好，蛮好。”

在车上的时候，阿巴斯很活跃，一会儿用DV拍摄，一会儿问翻译问题。他曾说过：“汽车是万能的道具。”他让角色在车内，是为了构造一种场景，让观众集中注意力。昨天的上海半日游，也如阿巴斯自导自演的一部纪录片，主人公就是坐在车内的他自己。车内人物与车外风景来回交替，各种角色不紧不慢地登场，产生种种意料外的交集。

### 14:30 新天地里遇粉丝

车子到了新天地，阿巴斯单肩背一只手持摄影的DV机包，一猫腰下了车。随行的是伊朗剪辑师、演员巴巴克·卡里米，他是阿巴

斯等伊朗电影大师的剪辑师，还出演了《一次别离》中法官一角，是柏林影帝。

记者介绍说，这里原本是上海人的住家，如今被改造成了酒吧，这里有着上海以前弄堂里最典型的建筑：石库门。“什么叫石库门？”阿巴斯问。“直译起来，就是用石头做的大门。”听完记者的话，他掏出DV机，开始拍摄起新天地里的游客。突然，阿巴斯朝着远处挥了挥手。原来是两位老外游客认出了他，一脸惊喜。“他们是你的粉丝啊？”记者半开玩笑地问。“也许吧，我也很意外。”他回头看了看两位老外，露出笑容。

走过喷泉、商店、露天咖啡吧，阿巴斯在中共一大会议址前停住了脚步。他饶有兴趣地看着门上的英语介绍，抬脚往里走。看过一幅幅历史照片，他在一幕仿真的开会场景前驻足。“我认识他，那是毛泽东。”阿巴斯回头告诉记者，眼神里带着几许调皮和得意。

走出大厅，恰巧碰到来这里参观的老年团拍集体照，阿巴斯用眼神示意巴巴克把这场景录下来。临走的时候，几位老阿姨热情地询问：“他是谁啊，是明星吗？”“他是非常著名的导演。”“哦！怪不得，走起路来那么有气势呢！”低头听完翻译，阿巴斯哈哈大笑起来。

### 17:04

#### 递给小娃娃的糖

阿巴斯不仅是导演、摄影家、诗人，还是一位剧作家，他电影的剧本大都是自己操刀。但小时候的他曾患过“孤独症”，小学6年未在学校说过一句话。在杭州的时候，阿巴斯最想看的是幼儿园、小学，昨日在上海，他会朝看到的每一个孩子露出微笑。

在上海当代艺术馆里，阿巴斯在楼顶天台看到一个3岁的小女孩，穿着雪白短袖T恤和粉红小裙子，很可爱。他连忙抓拍起这个小孩子，还微笑着递了块糖给她。体贴的阿巴斯把糖慢慢放在面前的椅子扶手上，小女孩看了一眼，飞快上前，把糖攥在了手里。记者告诉阿巴斯，自己家里也有个小娃娃，只比这个女孩儿小一个月。阿巴斯若有所思地看着记者说：“你是个最幸运的人。我一直想有一个女儿，可没能达成心愿，只有两个儿子。”

#### 后记 为何尾随保洁员

据随行人员透露，阿巴斯计划于昨日晚

间离开上海，前往土耳其。《杭州之恋》将于10月在杭州正式开拍。但阿巴斯昨日对记者表示，自己可能会在今年11月再来上海。

阿巴斯6月14日抵达杭州，当晚在其下榻的酒店，发现了一位女保洁员“身上闪烁着中国普通女性人性的光芒”，不惧怕镜头，在DV机前表现自如。阿巴斯的电影大都源自自己的经历和接触的人，于是，15日，他一顾不天的劳顿，晚上回到酒店后跟拍。

那天，女保洁员下班晚了一个小时，因为她要清理的房间太脏了。直到晚上6点半，她才骑着自行车回家，阿巴斯开车跟拍。除了巴巴克·卡里米、翻译和司机，阿巴斯拒绝其他所有人在自己拍摄时跟随。1个小时之后，到了女保洁员的家，就连翻译也被关在门外。他怕人多影响女保洁员的情绪，他要镜头中的



人呈现最真实状态。

阿巴斯在日本拍摄的《如沐爱河》里，没有拍照熙攘攘的东京景观，电影也不是一部观光片。《杭州之恋》应该也会沿袭他的一贯风格，讲述真实的人物和故事，拍摄真实的场景。从一个五星级酒店的客人视角，讲述她眼中光怪陆离的客人故事，折射现实，似乎是一个很不错的创意。

据透露，这部影片将由阿巴斯本人担任编剧和导演。目前，剧本正在筹备当中，开拍后，将在8周之内拍摄完毕。

相关链接

★1993年，黑泽明看过阿巴斯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说：“我真希望这是我导演的电影。语言无法描述我对基亚罗斯塔米作品的感受。”

★1997年，戈达尔看过阿巴斯拿下当年金棕榈的电影《樱桃的滋味》后说：“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基亚罗斯塔米！”

★因为在戛纳和法国女演员凯瑟琳·德纳芙行了吻面礼，阿巴斯被国内保守派攻击。1999年《随风而去》之后的十几年，阿巴斯的电影都不能在伊朗公映。为了生活，他开始从事摄影工作，用这些收入来拍摄短片、低成本和实验电影。

★2010年，阿巴斯时隔11年后再拾长

片，入围戛纳竞赛单元的《合法副本》拍摄地放在了意大利托斯卡纳，讲述一对男女的复杂感情纠葛。女主角朱丽叶·比诺什收获了当届影后桂冠。2012年《如沐爱河》拍摄地在日本，讲述一位日本的援交少女与一位老教授之间神秘、微妙、多变的情感故事，也入围了当年的戛纳竞赛单元。



■ 阿巴斯与本报记者合影 张艺供图